

【道路识真】

向死而生

——评刘剑波长篇纪实文学《姥娘》

□ 项丽敏

很多年不曾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了，翻开书不曾有一页，就被拽得紧紧的，疼痛，缺氧。中途不得不放下书，做点别的，让自己放松一下，舒一口气。很快又拿起书，接着读下去。读这本书就像受虐，被逼到一堵石壁上，想逃，无处可逃。恐怕大多数读者都有这感受吧。

在我狭隘的理解里，写作有两种，一种是能滋养作者的，另一种则是损耗作者的，把作者的心挖空，让作者的血流干。

我尽量让自己成为前者（有时也不可避免成为后者），我不想被自己所写的东西伤害。我宁愿选择避重就轻，或者对重的部分轻描淡写。

不知道《姥娘》的作者在读完这部作品后，有没有大病一场。如果是我……啊，这个假设不成立，很多时候，我连面对生活真相的勇气都没有。我愿意成为前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成为后者的力量和勇气。那样的写作大需要力量了，那该有多么强大的内心，得把自己当成一块生铁，在火里烧，任锤子砸。

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但我觉得它更应该归类为长篇非虚构散文。纪实文学离它必须贴近了，就不能凌空飞翔。而文学的审美性，有时就是在飞翔中体现的。

《姥娘》是直面现实的写作，但它在疼痛中，竟然也能带着读者进入一个诗性空间，在斑驳的光线里穿越，低飞。这个诗性空间是作者的语言构筑的。语言太重要了。其实这也是一部什么题材的作品并不重要——纪实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都不重要。只要它的语言是有磁力的，能强烈地吸引读者，进入它的空间，能俘获或者征服读者就可以了。这就是作品的魅力。

在读《姥娘》的过程中，我手里拿着一只铅笔，我在很多段落上划了横线，这些段落是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经典美文发表的。说它们是美文，也许不准确，美文总给人雕琢的感觉。而它们显然不是。它们之所以美是作者愿意花笔墨去细致地刻画，去营造气氛，烘托场景，哪怕细微之物也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妥帖的安放，比如这段：“下午的阳光透过树叶叶间的缝隙，落在两个女人的衣衫上。它在她们的头发上，眼眉上，脸颊上，膝盖上静静地躺着，随后就滑落在地上的针线筐子里了。是的，所有的针线似乎都被针线筐子盛起来了，那些针啊线啊布头啊废弃的纽扣啊都漂浮在阳光的水面上。可是经不起下漏，很快就漏了一地。”

一部作品，它的迷人之处就在这这些细节。一方面是被它们的艺术吸引，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学习，如何向死而生——尽管艺术作品表达的那些不及真实生活的十分之一，但至少，有一个可以让我们预先了解的途径。

疾病、衰老和死亡，这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但躲避只会加重我们的恐惧，而恐惧对灵魂来说就是折磨，是沉重的枷锁。

其实恐惧就源于我们自己的心魔。当我们的恐惧之所以恐惧的那些，消除心里的障碍，就会释怀，在心灵上获得平静，而当平静来临的时候，也能从容面对生命这枚硬币的背面。

一枚硬币之所以有它存在的价值，是我们拥有它的两面。仅有正面，是不够的。

地方，在看似与主题无关的闲笔上。《姥娘》的主题是什么？是一个女人穿过这百年孤独的命运遭际？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滋养、捆绑、爱和怨怒？（哦，我们的亲人总是这样，在灾难中不离不弃，之后又背叛和仇恨着。）这部作品的后半部更多是写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怎样对待那些丧失了自理能力、需要陪伴、被病痛折磨、渴望死亡又恐惧死亡的老人，怎样安抚他们呢？不仅是身体的安抚，还有灵魂的安抚。

这部作品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交织的，好在作者在处理它们时没有手忙脚乱，作者一直很沉着，有耐心，像背负着十字架的受难者，又像忏悔者，同时也是审判者，审判自己，审判亲人。

不知为什么，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想到是枝裕和。如果让今年的金棕榈奖得主，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来拍这部生命真相的，拍摄的多也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庭题材，是冷的，暗的，撕裂的，疼痛的，然而又不乏人性的暖意与光泽。

这部作品有三章，最后一章“死亡”最短，只占整部作品的十分之一。然而这章的现实意义也是最强的。能感受到，作者在写这一章时面对的既是姥娘，也是每一个生者。

每一个生者都将面临死亡，陌生人的、熟人的、朋友的、亲人的、自己的。死亡作为生命的部分是必须被尊重的，就像一首交响乐的结尾需要，它不能被漠视、被仓促对待，草草了结。

如何面对死亡是需要学习的。这几年来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作品——《纳棺夫日记》《一个人的朝圣》，韩国电影《诗》，还有一部获过金棕榈奖的法国电影《爱》。

看这些，一方面是被它们的艺术吸引，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学习，如何向死而生——尽管艺术作品表达的那些不及真实生活的十分之一，但至少，有一个可以让我们预先了解的途径。

疾病、衰老和死亡，这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但躲避只会加重我们的恐惧，而恐惧对灵魂来说就是折磨，是沉重的枷锁。

其实恐惧就源于我们自己的心魔。当我们的恐惧之所以恐惧的那些，消除心里的障碍，就会释怀，在心灵上获得平静，而当平静来临的时候，也能从容面对生命这枚硬币的背面。

一枚硬币之所以有它存在的价值，是我们拥有它的两面。仅有正面，是不够的。

星空下的记忆

——《徽州名人故居》主编说

□ 倪国华

市政协倡议，市委宣传部立项，市文联组织实施的《徽州名人故居》，今天由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一本徽州的书，一本徽学研究的书。这是一本多人撰写的文字书，也是一本文献摄影的专著。

该书出版的意义，正如毕天非先生序言，大致三层：仰望历史的天空，体验历史的沧桑，保持徽州文化的自信。

作为主编和主摄影，汇报三点：

一、历时4年，追寻40余位徽州先贤和名人故居的足迹。

徽州名人很多。有学者查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发现词条收录的4万多人中，徽州有800多人。徽州人研究，做得好的有戴震及《戴震全集》出版、《徽州千年人物》评选、《徽州人物志》等，但对徽州名人故居的整理整体上是滞后的。

2015年正月，我有幸偶然地拍摄编写了第一个徽州名人故居——周治春故居；

2016年市政协教科委举办徽州十大名人故居评选，并开展调研活动；

2017年市文联申报徽州名人故居出版项目获宣传立项；

2018年3月召开编委会和作者会议。

书中41位徽州先贤，其中屯溪区2位，黄山区2位，徽州区4位，歙县13位，休宁6位，黟县7位，祁门2位，绩溪2位，婺源2位；附录非徽州籍的故乡名人3位，共44位。之所以这样选择、排定，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有故居的名人；二是名人的影响力；三是故居的品质；四是名人在村落中的地位；五是对当下的意义。同时，参照国际惯例，将对本地区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邓小平、洪谦两个名人故居从蓬头垢面到精神焕发。四年间不同的影像见证了义成王茂蔚故居终于在马克思诞辰200年之际走向公众。

二、35位作者，倾注多年研究成果共襄盛举。

徽州名人故居的文字即对某个名人的基本研究，是由35位作家、徽学专家、摄影家以及名人的后裔共同完成的。如请对王茂蔚有40年研究的学者陈平民来写王茂蔚；请参与过《戴震全集》出版的方利山来写戴震；请儿时时在唐模住过许承完故居假山洞的汪大白来写未代翰林；请西冷印社社员董建来写篆刻家巴慰祖；请张逢铿的侄子来写他的伯父；请八大家祖屋的现主人写他的祖父。如此，对某个名人有一定研究积累的学者悉数参与了进来，缩短了时间，提高了质量。我因市文联先期《黄山》杂志每期刊登一个名人故居，也陆续编写了我篇，除资料老照片外，主要由8完成。影像，除资料老照片外，主要由8完成。影像，除资料老照片外，主要由8完成。

以往徽州文化研究的成果，大多采用文字呈现，影像基本是插图式的。影像好的也有，如张建平《拾拾历史的碎片——徽州》是画册式呈现，《徽商大典》的配图等。

此次《徽州名人故居》，不是一本画册，也不是以文为主插图为辅那样的书，而是一本图文两轨并行不悖的图文书，从视觉上看，影像约占60%强。

书中400余幅图片是从数千张记录稿中选用的。在拍摄过程中，我尽量做到几点：一是拍其全；二是拍客观，即文献；三是拍其变，几易其稿，最后确定开拍，即由故居延至胡元，如柯庆施故居——水竹坑，祁门胡元龙故居——培桂山房。

编辑过程颇费周章。徽州名人故居基本是民居，是院子、厅堂、卧室、厨房。集合在一起，难免有重复感。编辑过程，反复考量，几易其稿，最后确定“先做加法，后做减法；选其不同，放大细节”的思路。如罗应鹤故居副去厅堂用其大灶，宝纶阁放大明代彩绘，等等。在某个名人出场前，以其故乡的大山水作引，以喻“地灵人杰”。总之是想以更好的视觉呈现刷新徽州文化研究的方式，也不知做到没有。

【文化广场】

张启聪黄山摄影作品捐赠展周六开幕

由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主办的“情满黄山——张启聪先生黄山摄影作品捐赠展”将于5月18日开幕，展览将持续至6月18日。

2008年5月18日，台湾摄影家张启聪将100幅凝聚其20年心血，并由著名书法家黄澍先生题词赋诗的珠联璧合的黄山艺术摄影作品，无偿捐赠给了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

在第43届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从张启聪先生捐赠的百幅黄山摄影作品中遴选出30余幅佳作展出，旨在通过摄影家对黄山的热爱与真情让家乡人民更好地感受黄山之美。

·金蕾·

【连载】

歙之情缘

——三百砚斋主人周小林传

□ 徐刚

情，数点梅花天地心。

爱慕的萌芽已经呼之欲出，这萌芽细嫩娇嫩，却在有情人的心里摇曳生姿。周小林又何尝不明白刘正英的心思，剧团里的师兄们都对刘正英暗送秋波，可这个师妹却是不为所动，就喜欢和小林师兄在一起练功，就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周小林。

可周小林明白，自己何德何能啊！这样好的师妹到哪里去找？现在自己这样一个遣返对象又能给刘正英带来什么？两人以后将来的生活又有什么幸福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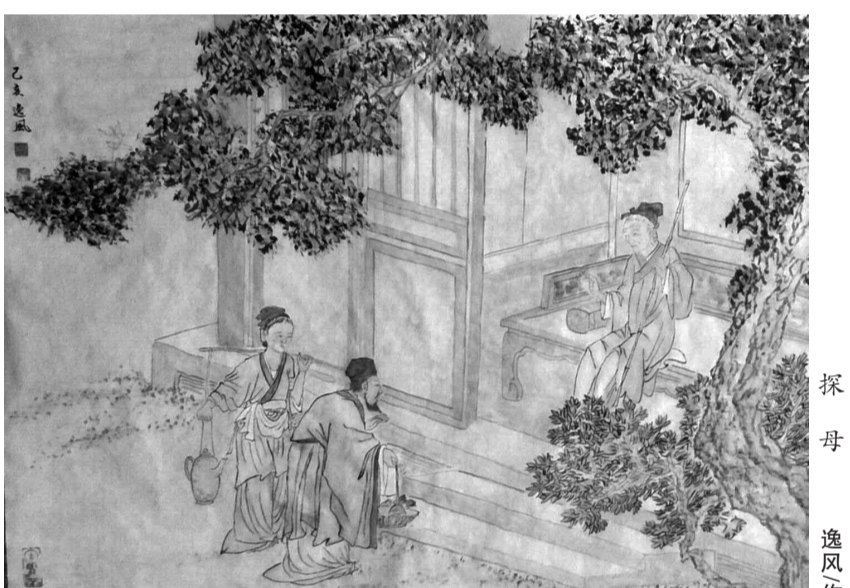
养母去世，唯一的亲人没有了！声音倒嗓，天赋和汗水无用了！师妹温暖而清纯的爱意！

一切都像五指山一样全部压在周小林身上。可周小林并没有屈服，自强不息的本性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持着周小林，为了自己的人生和小师妹的将来，小林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嗓子不能唱戏了，我能不能另辟蹊径去做导演，导演，掌握整个舞台。

周小林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

连续的沉默、反思之后，周小林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买来四大本苏联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不问不问，关门读书，以小学毕业、艺校两年的文化程度攻读、钻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谈何容易！

周小林与斯坦尼“相会”，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在艺校坐科和在剧团舞台上的实践，天天唱、念、做、打，可以归入中国的戏曲表演来说，还是一个不成型的艺术创造。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艺术，周小林一读再读之后，凭着他的悟性和演员历练，归纳为：它是“做念唱打”没有功外功，一无所有，连生父母都没有，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何敢作他想？然而心可以不作他想，却无奈刘正英的妙音悠悠传来，落入周小林的心扉。那妙音如甘露一般，将周小林自卑感消融了。周小林一起走进了青春岁月，从十三岁到十七岁，你看我唱，我看你打。周小林是最聪明、最刻苦、最勤奋、最善良、最受关爱，刘正英是最美、最善、最受爱慕的清纯小花旦。真正是：些许竹斑泪化



探母 逸风作

智、悟性能力、刻苦精神，但周小林毕竟太年轻，你能服众吗？团长试探着问了一句：“你想想演戏？”

“革命现代戏《红灯记》。”周小林的回答把团长惊着了，“我们剧团得了吗？”

“让我试试看，或许有成功的可能。”

那时连样板戏的电影也还没公开发行播出，更谈不上别的音响资料，“什么都没有，你连《红灯记》都没有看过，怎么导？怎么排？”

周小林在小书摊上找到了一本《红灯记》的连环画，读了一遍又一遍，从李玉和道具逐一研究人物性格，以及布景、道具等逐一研究，再以京剧《红灯记》的思路、格局，以皖南花鼓戏的音乐、唱腔，写成了详细的导演笔记，置于团长案头，“请老团长指教”。

滕团长目不转睛地读着周小林的导演笔记，直觉告诉他周小林绝非一般的22岁的同龄人可比，但他怎么也不敢想象仅仅一本小书连环画就能导出《红灯记》来！同时，地方戏演革命现代戏，这让他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出了问题——哪怕是某个环节、某个细节出了问题——破坏革命现代戏的罪名可是泰山压顶啊！当滕云团长读完全本导演笔记，竟然一声长叹！为何叫好？“周小林你有志不可思议了！”又过了片刻，团长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好！就排《红灯记》。”

当滕团长宣布排演《红灯记》时，全场欢声雷动。

当滕团长宣布导演为周小林时，全场震惊，鸦雀无声。

当滕团长请周小林讲述改编《红灯记》构想以及导演阐述时，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又全部凝聚在周小林身上了。

周小林甚至感觉到那些目光是有温度的，是有分量的。

那充满期许的目光发烫滚烫，一直暖到心窝子，当然也有满腹狐疑的，这个22岁的年轻人，调度得了岁数很年轻的剧团的大牌呢？或者还有很不屑的，为什么是周小林而不是他的师父辈的老导演呢？热的冷的目光重叠在周小林的心头，他感到了压力，压力便是力量，他满怀信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那充满期许的目光发烫滚烫，一直暖到心窝子，当然也有满腹狐疑的，这个22岁的年轻人，调度得了岁数很年轻的剧团的大牌呢？或者还有很不屑的，为什么是周小林而不是他的师父辈的老导演呢？热的冷的目光重叠在周小林的心头，他感到了压力，压力便是力量，他满怀信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你想排戏？”

“你这嗓子？”团长面露难色。

“我不唱，我想做导演。”

“你这才，想到周小林之前纵谈斯坦尼的深意。他深知周小林的聪颖才

【历史瞬间】

回忆采访刘海粟

□ 陈平民



前不久，“刘海粟十上黄山艺术文献展”在中国徽州博物馆展出，笔者由此回忆起当年采访第十次上黄山的刘海粟大师一事。

1988年7月12日，方九三的刘海粟大师，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后由夫人夏伊乔陪同，第十次上黄山。数日后，我与黄山杂志社副总编辑武旭峰、安徽日报记者毕小健等专程赴黄山，在“云谷山庄”采访海粟大师。海粟大师为本报题“心灵与名山最美”，由他夫人夏伊乔题。记得，海粟大师当时还写了一幅字：“年方九三何尝老，历劫三千亦自豪。贾勇绝顶今上，黄山白发看争高。”图为题字现场（作者为海粟大师）。

光阴荏苒，岁月不居，至今卅一年过去！海粟大师已作古廿五年，予亦由年届不惑而年逾古稀。无意间检索得此图片，爰记于此。